





竹洲文集卷之二

長樂鄭振鐸書

十四世孫繼良校正重梓

政議

富國強兵策 并序

聖賢之將欲有為也必因夫民之所甚病與其所樂為而後為之立法更制民情之所未病法雖善而不為民情之所欲為事雖難而必舉禹因民之病於水也故興天下之役以從事於八年之久而天下不以為擾商鞅因民之樂於富且貴也故驅舉國之人以從事於耕戰之勞而秦人不以為難齊之管仲越之



范蠡皆因民情之所甚病與其所樂為而寓之於兵農之間是以國富而民不病兵強而敵不疑今者天下之民其所樂為者莫大於水旱之有備而其所甚病者莫甚於盜賊之不時因民之樂於有備而預為儲蓄之具因民之病於盜賊而教之戰陳之法則國可富兵可強而民不病敵不疑則亦何憚而久不為也

富國

漢文帝之時匈奴和親海內富庶而晁錯之策猶欲募吏民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贖罪今以東南之

力而當天下之費以無事之時而為有事之備財計日殫國力日困而晁錯之策顧置之而不用雖嘗用之而行之不得其術天下之富民與士大夫之多藏厚積者終莫肯出其有餘以應上之求今某之策欲令內自天府外至列郡各置賑濟倉准備庫專以通判掌之諸武臣合該奏薦而願奏異姓之親官品未該免役人乞免保正差役一次官吏安置編羈人除贓罪外願乞自便編配乞還鄉流罪以下乞贖罪者各為立一中制令於所在州軍入納錢米各以五分為率所在州軍結罪保明備申戶部戶部籍其所申

竹洲文集 卷之二
之數備申 朝廷取旨行下特從所乞歲終戶部要
其所積行下提舉常平司取見椿管實數如常平之
法不許州縣輒有移動如遇水旱合行賑濟及軍興
餽餉合行借兌則開具實數申取朝廷指揮行下提
舉常平司支撥應副如數年之間水旱不作邊鄙不
儲所積錢米數目已多則戶部檢實聞奏 陛下時
發德音放民田租如漢文帝之時實治世盛德事蓋
歛天下之財而還與天下共用之如前所謂國富而
民不病者此其策也

疆兵

三代之時諸侯各自為國故兵制先於備內後世天
下一家故兵制先於備外今者外有強大之敵而內
有鼠狗之盜皆其所當備者則兼二者而用之誠今
日所當務也何者強敵之為患官兵足以制之而非
民兵之所能備至於盜賊之竊發小者數十人大者
百千人惟民兵足以制之而官兵之強有時而不及
今之論者往往憚民兵之擾而不恤盜賊之暴此愚
之所未喻也天下之事固有勞之而實以佚之擾之
而實以安之者且如淮南之民皆遷徙暴露之餘耕
田力作之後非有多藏厚積如東南之民之富者而

兩淮強壯之法行之已久雖遷徙暴露之民未嘗以
為擾者正以逼近敵境而盜賊竊發之變往往而作
是以家自為備人自為戰雖勞之而適以為佚擾之
而適以為安今者江湖閩廣之間強劫之盜數十為
群者所在而是掠取民財汚及婦女民之惴恐甚於
強敵今若因民之所甚病畧倣兩淮強壯之法行之
江湖閩廣之間選其有勇力伎藝者結為隊伍優給
其家器甲所資飲食所給大率令富者出財智者出
慮壯者出力重之以賞罰行之以必信遇有盜賊更
相關集不以遠近各率部伍據險要阨關津徂便掩
擊毋得透逸仍以賊所得之財以其半給部轄有功
者被創者數年之後習練已成器甲亦備舉天下之
民皆可用之兵天下無事不惟可以備盜賊安吾民
而已中原有變則以官兵出征而以民兵居守則內
陵外侮之變可以潛消於冥冥之中某前所謂兵強
而敵不疑者此其策也

芻言三篇 并序

天下之事有習於所見而察其情者非必賢且智者
而後能也 某家世故微生長田里其於民之利病蓋
習見之矣聞之曰養生者防其疾疾去而人自安不

竹洲文集 卷之二
必導引服餌而後壽也養民者除其害害去而民自
遂不必興利施惠而後可也方今法令明具民亦久
安顧所以疾而害之者未去爾故書其欲治民者曰
芻言

縣令

天下治安之日久矣水旱不作賦歛有常而閭里之
間猶有愁嘆之聲寬恤之詔吏不絕書而遐陋之民
或不被上之澤天下有治安之勢而斯民不獲治安
之福此其故何也古者天下之民止於事其君故財
之供於國者有常數而力之用於上者有常時今者

天下之民所以屈身而事之者非止於君而已也蓋
一邑之間其上有長令其下有吏之黠民之豪且強
者皆其所從受令者也故財之供於國者一而奪之
者有三力之用於上者一而困之者有三此三人常
以其權力爭而迭勝而交病天子之民蓋權之所在
利之所在也權在長令則長令得以為私權在黠吏
則黠吏得以為姦權在豪民則豪民得以為橫天子
以天下之民付之長令而長令以其一邑之權與豪
民黠吏爭長而更為之凡所以使民之不安其生而
澤之不被於民者皆此三人者之為也然長令之為

私其害之及於民者雖大而易防豪民之為橫其害
之及於民者雖衆而易服以其自顧惜之心猶重於
胥吏也胥吏者終身於其間而其為智也精不愛於
其身而其為惡也果故其害於民也甚深而難去古
之為醫者以其所甚毒而去其所甚病以其所甚惡
而制其所甚毒者蓋有之矣小人之為惡其勢足以
相濟而其力亦足以相勝欲去黠吏之為姦莫若假
豪民之權欲去豪民之為橫莫若陰求其主名而默
識之以待其犯而重寘之法借豪民以去黠吏抑豪
民以養平民而一邑之權伸矣雖然豪民黠吏既已

摧伏而為長令者乃始縱橫放肆惟所欲為而民之
病益甚然則宜柰何曰威不可暴惠不欲褻察其狡
獍貪墨而敢為不法者小懲而大戒之其庸懦而無
能循謹而寡過者分其權以諉其佐易其難而優其
禮使之無失於其名而無憾於見奪甚至於不可已
者則亦有不得已焉而無恤乎恩怨如此而後三者
之害去矣三者去而後斯民乃始得以安其安而利
其利為政之要宜無先於此者矣

黠吏

所謂借豪民以去黠吏者致其自爭而吾不與之爭

也夫黠吏之為姦常起於上無所畏而下無所忌為之長者其道不可以與之爭非不可與之爭不能與之爭也蓋小人之情窮其變詐而使之不能為姦者難陰有以制其心使之不敢有所肆者差可為也今夫州縣之間獄訟之紛紜賦財之交錯旁出徑入支離反覆其變為無窮而其端不可考彼之為姦者皆習焉而精其術而為之長或未曾更事也以未曾更事之寡而御習姦之眾雖以臯陶之明洪羊之計未必能得其情而無失也古之明者雍容無為不役耳目而黠吏之為姦常有所顧忌而不敢發者操其要

而坐制之未嘗與之爭也蓋權利之在人必有爭之者爭而不已則其勢有所不便而其力有所不給扼其不便之勢而治其不給之力此楚王之所以斃熊而秦人之所以撓六國也且豪民之所以能為豪者必先有以制州縣之吏州縣之吏惟其所制而後迫脅平民惟其所欲故黠吏者豪民之所必攻而豪民者黠吏之所深忌也豪民之於黠吏生長於其鄉而習知其人交結於其徒而黠伺其短其動靜之纖悉欺蔽之隱微為豪民者日夜搜求採訪而籍之以為劫質之具惟其有以相持是以兩無所爭惟其兩無

所爭是以相為形勢而各得其欲為之上者苟於安靜而不知其相濟以害民相倚以生事之為患也何者豪民黠吏其勢足以相勝而其利莫大於相安故此二人者不可不使之爭也二人者相與交爭而不已則其罪無所隱而其姦不得肆罪無所隱姦不得肆然後平民得以安居無事而為之上者可以雍容無為而坐制之矣

豪民

書曰強弗友剛克又曰沉潛剛克夫剛以制強聖人

下不可以人人而加之必將人人而加之則威玩而不肅勢竭而不行足以致怨而不足以為畏是以聖人養之以卑晦時出而用之以示其所可畏也鷹隼之擊必斂其翼虎豹之搏必匿其形天下之所可畏莫大乎不可測也使虎豹之勇跳梁於郊原鷹隼之鷲終日翱翔而不知止則鹿豕狐兔得以為計而無所忌矣古之君子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惟出其所不意而震其所不及是以威之而不暴畏之而不怨凜然常若有所臨而不敢自肆也今夫豪民之為橫其多散於閭里而其害徧於平民世之有志者未嘗

不欲舉其類而盡去之而皆不得其所以去之之術
是以深者罪及於無辜察者過失於生事狂妄而不
審者反以致怨而取敗上之人患其為害於民而官
之不能制也則使之籍其好訟而數犯法者重罪而
遷徙之其法非不善也而未聞有以是罪而麗於是
法者夫小人之為姦其類何可以盡去而其為罪亦
何可以籍按也彼之武斷於其鄉者株連蔓結非一
日之故而其為橫也目指氣使陰擠而陽善之未嘗
以身自名於官也夫惟其類不可以盡去而其罪不
可以籍按故曰去豪民之為橫莫若陰求主名而默

識之以待其犯而重寘之法也古之為兵者莫神於
用謀莫易於用聲蓋非謀則無以得其情而臨之以
聲所以使之自服也天下之無威莫大乎可料而威
之所加莫患乎輕發小人之有罪者可開其恐懼自
愛之心而不可使之不自安也陰求其主名而默識
之則威之所加不可逆料而亦未嘗輕發待其犯而
重寘之法則為惡者有所懼而亦不至於不自安何
者彼猶自愛其身幾全其名以恐懼於其上也所謂
出其所不意而震其所不及天下之所甚懼而不敢
自肆者此也

宰相論

房杜

人惟不用於人而後能用人不制於人而後能制人何者有能而可見不若不可見之為全舉事而情得不若無心而事之所不能加甚矣能之不可隱而情之不可掩也馬之致遠牛之引重孔翠之羽虎豹之皮其能已見於人雖欲不為人用不可得也養鷹者不以生物予之養鷹者飢之牧羊者去其敗群視其後者而鞭之其情一見於外雖欲不受制於人不可得也是故得者失之基也譽者咎之門也榮者辱之

本也禍固多藏於所忽而怨常集於榮名故曰皓皓者易汙堯堯者難全古之君子去才與智而退托於無能之地辭功與名而自處於不爭之域然後能用人而制之以其才全而天機深也唐史臣稱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夫兵危道也諫難言也以英衛之智王魏之辨蹈天下之至危犯天下之甚難終身為人用而不自覺彼房杜者默不見其所為而坐收天下之功則房杜之所以用天下而制之者有英衛王魏之不能知此其所以身名俱榮而獨出於諸公

之右也

姚宋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變而用其權循天下之常而守其正其道可以為善而可以為不善何者權近於邪正鄰於固人之常情每過於用其所長而流於所偏於是而不善用之固以敗矣漢高帝謂王陵少戇陳平可以佐之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不以安劉之功許之也唐宰相牛僧孺李德裕皆一代之偉人然僧孺迹涉於邪而德裕亦以剛介取敗蓋偏於所長而不善用之其蔽固至此也唐史臣稱姚崇善應變以

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夫崇之於應變誠所長矣而推其所為近於挾數用術以欺其君至其臨大節斷大疑毅然有不可撓者此其所以為善也不然則忽壞梁而建東幸之計與李林甫違農時而獻西還之策何以異也璟之於守文亦誠所長矣而推其所為近於狷介忿躁而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者至其禮法自將而姦人不得以行其計論列利害而聞者不以為忤進退之際雍容可觀此其所以為善也不然斥宮掖之獻而觸姦臣之鋒與周子諒韋月將之徒同被誅殛而何補於天下孟子

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宰相之體貴於通而不貴於所長若二子者可謂善用其所長者矣

竹洲文集卷之二

竹洲文集卷之三

十四世孫繼良校正重梓

表啓

代賀隆興改元表

代天理物當重熙累洽之期班朔改元得示大正本之義宏基有俶寶曆載新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天日凝姿聖神秉德重華協帝洽萬國之歡心立子生商膺千齡之景運方且講修庶政祇燕孫謀增光祖宗之功恢復文武之境泰元授策朔復朔以無期一德享天新又新而不已臣欣逢盛旦邈在遠藩三朝受

竹洲文集 卷之三
四海之圖莫預駿奔之列一劄奉十行之詔惟深欣
戴之私

謝賜曆日表

天子承天爰順時而布令日官底日用頒朔於諸侯
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曆數在躬裁成有道三百有
六旬六日行夏之時八千歲為春為秋與天無極臣
預叨恩錫敢後布宣正朔所加已逮要荒之表動植
之類咸資輔相之宜

賀王丞相啓

正中臺之拜禮絕縉紳宣文德之麻慶同寰海沴氣

銷於萬彙歡聲格於九天粵考 本朝號稱名相必
繇歷試之久乃允具瞻之公蓋德著而誠孚則主聽
不疑功高而望重則人心自服用能進退賢佞振舉
紀綱成太平致治之功享身名俱榮之福恭惟某官
熙朝雋老名世真儒自秉政機荐專樞柄六年于此
庶績其凝內消草竊之虞外息犬戎之警樞機周密
同神爵五鳳之時朝廷尊安增大呂九鼎之重逮茲
顯拜允矣師言國勢如持衡惟其平而已天下可運
掌夫豈欺我哉况逢堯舜之君輔以皋夔之佐舉元
凱而去共繇人皆望於我公柔遠邇而服蠻夷功可

成於吾世 某身居散地望絕修門幸同幽閒之民獲
觀昇平之運華夏蠻貊已均被於泰和草木昆蟲寧
無心於餘潤

上明州沈丞相啓

天陞策名嘗托化鈞之造海邦隨牒復叨屬吏之陳
夫何么麼之微蹤有此遭逢之幸會輒輸危悃仰瀆
高明共惟某官間代真儒中興名宰居邦而必聞其
政本温良恭儉遜以得之入國而其教可知盖潔淨
精微深於易者用能乘交泰之運輔知臨之朝夬決
群邪鼎新百度允論道經邦之妙用皆窮理盡性之

餘功彼蕭曹丙魏之勲不稱於學術而薛貢韋衡之
學無紀於功名越唐以來暨宋之盛雖大儒之間出
若名宰之相望至二者之兼隆曠千載而幾見盖仲
尼潛心於文考獨得其傳故阿衡專美於商家莫能
與競旋屬北夷之擾潛窺東海之洋眷茲備禦之方
無越老成之望獨當一面隱若長城壯形勢於九重
懔威稜於萬里太公治齊五月而報政不足進焉周
公歸東三年而復歸今其時矣某稟資至陋托勢最
孤少起閭閻險阻艱難已備嘗於萬狀長游庠序欽
歎歷落為可笑之畸人蓋鹽幾閱於一終鉛槧殆逾

於百戰歷三舍南宮之選僅叨桂籍之名餘五年下
里之居甫迨瓜時之成以布韋之餘習居筮楚之後
塵仕路多艱官箴可畏雖三釜喜及親之近而一行
憂作吏之難豈期黃閣之尊猶假朱幡之重倘拜賜
環之命或容歛板之趨淵角山庭睹真宰威容之盛
樓船海鷲觀金城控制之雄播之聲詩被于謠頌雖
塵埃黃綬敢言州縣之勞人庶早晚洪鈞尚托門闈
之舊吏

賀洪樞密啓

中宸迪簡右府登延北斗魁一星已增輝於景緯大

司馬九伐宜坐折於遐衝郵布綸言頌騰綿宇某官
以尊主庇民之畧輔經天緯地之文爰自起家之初
荐逮登朝之久竒偉挺特人固不可及者艱難險阻
天蓋有以相之屬隣敵之行成擇廷臣而修聘冒胡
塵而遠役初未測於狼心杖漢節以言旋曾不淹於
鴈足顧忠勞之備著宜睭獎之彌隆鰲禁陞榮光復
吾家之舊物金蓮入侍榮叅天子之私人允諧共政
之圖亟預本兵之寄惟父子全名於松漠事靡前聞
而兄弟接武於樞庭古亦罕見諒惟洪濟遂暢遠猷
兼明軍國之宜纂脩內外之治樞機周密同神爵五

鳳之時道德安強增大呂九鼎之勢輿情亶穆揆位
方虛即聽文德之麻允孚寰海之望其重惟疵賤久
負眷知嗟少壯之幾何已鄰衰境顧塵埃之若此敢
意清流頃辭獨冷之除實為號寒之迫雖舍遠取近
庶幾及祿之有期然去逸就難且復敗官之是懼進
退失據朝夕以斷雨及我私已切雲霓之望履成相
賀敢伸燕雀之誠

知泰州謝執政啓

奉祠散地甫退終更乘障近邊實踰始望誤恩有自
戴德何窮伏念其學校陳人州縣冗吏宦塗二紀于

此濫隨歲月以推遷親年七十有餘不勝朝夕之喜
懼婚嫁之責未畢田園之歸已蕪與其自辱於農賈
之區孰若仰祈於君父之祿量能審處以情自歸方
虞躍冶之愆乃玷分符之選惟海陵之古郡實淮南
之輿區地近俸優則於奉親為宜時平事簡則於陳
力易勉夫何庸妄有此叨踰茲蓋伏遇其官名世真
儒應期良弼輔贊彌縫而藏諸用功未嘗言義負偃
植各安所施才無或棄俯憐樗櫟已逼棄榆特推錫
類之仁使畢反哺之志敢不矢心今日竭節他時移
孝為忠無負事君之義報恩有所敢忘知已之私

倅邕謝宰執啓

去中州而適粵叨半刺以乘邊雖遠宦之良艱在孤蹤而已幸顧惟忝冒實有夤緣伏念其憂患餘生衰遲末路念曩日庠序齏鹽之久與平生章句誦習之勤上馬無以取當世之資下馬不能為一身之地抗塵走俗垂二十年號寒啼飢餘三百指計時仰祿若早望雲况當員多闕少之時而在鴈集鳧飛之數上紆存記曲徇僥求陋如之何敢有居夷之嘆時乎為養固難擇地而安茲蓋伏遇某官師表百僚甄陶萬類輔贊彌縫而藏諸用功未嘗言義負偃植各安所

施才無或棄致茲寒遠亦預甄收趨名利於市朝誠非得計行忠信於蠻貊尚蓋罔功

謝南軒舉狀啓

居官亡狀方遭誣謗之深當路誤知反有薦揚之寵退自循省積有驚皇惟士夫出人之門有女子從夫之義必得其人必得其正乃不失禮乃不失身故上之舉下固豈容輕而下之從上尤不可苟如某者衰遲末路憂患餘生飢寒逼人未免祿仕踈直忤物累連悔尤自知無以取知於時世亦莫肯有怜之者資章甫而適粵已甘為無用之人負耒耜而之滕久欲

為歸耕之計不圖流落乃托照臨迨此一年固多罪
矣繩以三尺其可逃乎况城府無自衛之謀而山川
有至險之勢橫逆猶是必不仁必不忠譖愬不行可
謂明可謂遠復私公舉猥辱名言茲蓋某官命世真
儒濟時良弼當今之世舍孟子而其誰以覺斯民宜
伊尹之自任謂報國莫先得士而觀過可以知仁自
媿妄庸有辜獎拔某敢不益堅素守祇服誨詞誓全
節於始終是為報知己之賜敢呈身以僥倖而重辱
我師之門

與桂帥張南軒啓

大纛高牙想制閫威容之盛屬韃戎服望轅門兵衛
之嚴欣悖交懷夙宵假寐某官淵源聖學師表儒林
惟有之是以似之太戊贊于伊陟在賢者識其大者
孔子傳之孟軻凡開物成務之殊功皆養氣存誠之
餘事用能洪濟於艱難之日而雍容於進退之間雖
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然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徒以交
廣要衝朝廷最遠蠻貊賴威懷之畧兵民須鎮撫之
宜官守恃遠而或媮邊防循習而或弛允資輿望肅
付戎昭宅南交秩南訛姑重義和之命覺斯民以斯
道况當堯舜之時我公其歸天子有詔某州縣下列

庠序陳人章句誦習之雖勤塵埃奔走之亦久下馬
退不能為一身之計上馬進不能取當世之資嗟壯
志之幾何已鄰棗境抗塵容之若此敢意榮途顧以
罪戾之餘宜志蠻荒之表故雖遠戍敢嘆遐遺不圖
流落之餘獲托照臨之下以身受察引領自歸雖仰
視墮水之鳶不堪上霧幸南飛遶樹之鵲未嘆無枝
賀汪直閣知九江啓

榮膺新命寵借舊勲上流冠蓋之衝外分於憂寄東
壁圖書之府內列於清班用卜眷知實階嚴近伏惟
某官文章發於賢業忠義結於主知五馬渡江嘗感

會風雲之際四蛇入宇乃流落江湖之間茂隆資望
之崇進被褒陞之寵會遠分於符竹爰入覲於宸旒
久不見賈生已躋榮於前席復以為馮翊蓋將試之
治民用陞延閣之華增重專城之貴惟險阻艱難備
嘗之久而溫良恭儉遜以得之某久托餘輝彌增善
頌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是榮矣方欣千騎之迎卿儒
者宜謀廟堂反在此耶即聽三公之入

代賀張魏公除樞密使督軍啓

光膺策命進長樞臣兼太公九霸之征督安石諸軍
之事士氣百倍輿論一新某官命世奇才應期碩輔

竹溪文集 卷之三
八
盡護諸將威名素震於華夷再造 皇家勲烈獨高
於今古屬 太上兼南北之愛而宗臣更內外之除
二紀山林益係四方之望同時將相獨遺一老之尊
蓋天心有悔禍之期留人傑為興王之用果亟還於
湖海遂專付於江淮人心恃為長城國勢重於大呂
將成功於不世復出命於非常會群后以徂征當無
待七旬之格至太原而薄伐期立成六月之功 某頃
守留司深虞邊瑣頗豐府庫以備師徒逮茲幕府之
開乃在海隅之遠莫預功名之會徒深傾屬之私羽
檄交馳籌惟良勳願謹饗飧之節永孚家國之休

上明州僉判許狀元啓

起徒步之諸生甫驅馳於黃綬受約束於下執幸托
附於青雲夫何么麼之蹤有此遭逢之幸輒憑尺牘
祇布寸心某官學問窮六經之源文章發千古之秘
日昱乎晝雖奴隸亦知其明嶽峻于天固丘陵不得
而學果復世科之舊允符時論之公雖子儀專再造
之功容有齊名之將然管仲受下卿之禮不妨一正
之功固宜立致於要津况已結知於當宁韓愈佐董
公之府姑借重於幕中賈生深宣室之思即對揚於
夜半某 下同職官 退而省其私何以善其後幸晚生

竹洲文集卷之三
之末學親當代之偉人雖小巫之於大巫固已望風而伏然後覺之於先覺寧無附翼之誠

謝李鹽使舉治狀啓

居官無狀方遭誣謗之深當路誤知反有薦揚之寵人非木石息重丘山伏念某家故甚微才惟至陋學焉不適當世之用文止於應有司之求老歲月於齏鹽迨逾十載疲精神於綴緝亦既半生頃辭獨冷之除蓋為號寒之迫以書生狷介之習當前人廢弛之餘巧吏舞文豪族犯法獨奮一己之見橫當百敝之衝雖職守之粗備而怨仇之深嫉云云今則獄訟稍

希財賦粗足市井以通商賈之有無者粗備衢道以便舟車之往來者粗脩官舍以待使客者粗安學校以養士子者粗飾故譽而舉之者或有之矣然誣而謗之者抑又甚焉方造作於語言以震駭於聞聽雖慈母之於孝子尚疑三至之言豈蟠木之無先容而為萬乘之器忽被棄嘉之及莫知僥倖之因怜某田野之起家故許以近民之平易怜某簞簋之粗飾故嘉其率職之廉勤至讀誨章有少助孤立之語更加延譽致一時列薦之榮不惟沉痛之獲伸且喜公道之終在殊恩難報危涕自零茲蓋伏遇某官直節聳

於朝端廣問施於天下揚清激濁辨是與非使強健
之吏獲全而告訐之風稍息豈獨塵冗下吏之為幸
實衣冠善類之馬依其敢不祇服名言益堅素志敢
容心於明陟以上累薦士之公誓全節於始終是為
報知己之賜

賀范至能自廣帥鎮蜀啓

光膺宸綍肅鎮坤維伏惟慶慰某官以經天緯地之
文輔開物成務之畧竒偉挺特人固不可及者艱難
險阻天蓋有以相之用能雍容於進退之間而勤勞
於中外之務入為從官出為牧守視香山之有何羨

馬北踰無棣南踰穆陵雖錫履之征不至此而况德
威之所震疊戎索之所懷柔龍媒徠西極之良銅柱
謹伏波之約旣勳名之益著且歲序之屢更宅南交
秩南訛可謂遠也已矣旣得隴復得蜀安能久居此
乎衮衣其歸天子有詔某云云猥緣罪戾之餘宜置
蠻荒之表故雖遠戍敢嘆遐遺荆州踰望於登樓嚴
道忽聞於叱馭南飛遶樹不勝三匝之悲中流失船
更賴一壺之賜

上憲使啓

某官德懋老成氣涵剛大凡開物成務之實用皆正

竹洲文集 卷之三
十一
心誠意之餘功肆能雍容於進退之間而勤勞於中外之寄郎闈入直增列宿之光輝使節更持峻外臺之風采有來命世之傑以俟熙天之功徒以交廣要衝朝廷最遠民之冤抑或不上達獄之枝蔓或至繁興官吏恃遠而或媮文法循習而或玩疇咨明允用付平反資經術之決疑以德威而肅下惟召伯教明於南國必也使無訟乎然望之意在於本朝安能久居此也

賀金少卿啓

輟司邦禁進領宗盟方圖圖空虛已洽好生之德而

本支千億茂昭惇叙之恩宜我老成妙膺簡在某官彌文飾治盛德範時正色立朝夙著忠嘉之望安貧守節人高恬退之風伯夷直哉惟清叔度淵乎似道頃將使指入領廷評甫臻三載之成靡有一人之獄璽書加寵已示深知玉牒陞榮益彰優遇雖入趨表著尚仍惟月之清班然伏讀訓詞可卜匪朝之大用某久承德芘深切頌誠汲黯在朝寧有積薪之嘆富平入侍即膺簪筆之榮暑令清和朝端優裕真慎鼎茵之節以承冕旒之休

代洪守賀陳殿院啓

天眷申隆臺端進貳言路慶得人之盛仕途欣直道
之行恭惟某官迪德中和養氣剛大孫卿子之學入
乎耳而著乎心韓退之之文宏其中而肆其外自振
起於南省已結知於北辰躋榮栖鳳之居借重集烏
之府付柱後惠文之事益著休稱果殿中供奉之班
光膺進擢益懋一臺之正即陞二府之尊某叨守郡
符阻趨賓祀鵷行接武方看袞袞之登燕厦傾心輒
貢區區之喜

通信守徐侍郎啓

備官澤國尚遠及瓜攝吏泉臺將欣歛板三釜有及

親之幸二天期獨我之怜輒輸悃悃之私仰布起居
之問某官彌文華國厚望端朝德義可尊發強剛毅
足有立也名位至重溫良恭儉遜以得之自摧偃月
之堂荐擢昂霄之榦紫荷奉橐皂蓋分符本未源流
足國任貨財之計中和宣布鄰邦傳樂職之詩雖壽
王久厭於承明而沒直宜居於禁闥積中外踐揚之
望為左右輔弼之儲伏念某頃起閭閻叨居庠序大
小殆逾於百戰往來幾閱於十年月積毫釐之勤歲
有尺寸之進偶上舍占一優之等復南宮居十子之
間一命青衫僅脫齏鹽之苦雙親白髮顧艱菽水之

羞適鍾官鼓鑄之司廣幕吏分臨之職尚稽除授猥
使攝承雖曰時乎為貧安能久居此也若乃食焉而
迨獨不媿於心乎幸今所攝之司乃獲焉依之地儻
有錙銖之効少酬升斗之傭登荊州之樓敢言非於
吾土促晉公之駕恐即覲於神京

謝洪徽州差權局啓

誠切望霓冬十二月至于七月去年十二月嘗以權局干之至是年七月
始有幸深披露人皆一天我獨二天感歎何窮省循
知愧伏念某頃由學校進列衣冠涉獵不醇深媿賈
生之學浮虛寡用益慚揚綰之譏苟區區升斗之是

營則碌碌尋常之曷進分甘遠闕歸理陳編田百畝
而勿奪其時幸給晨昏之養學三年而不至於穀未
忘夙夜之塵豈期四壁之窮忽覩兩輜之盛夤緣進
見荐辱眷憐攝趙德於海陽雖文拘於三尺洪令攝城下尉
以新置賈生於門下已幸遇於一時茲蓋某官治最
列城思深前席問羊而知牛之價豈惟察物以窮姦
過糞而空馬之群更欲拔尤而厲俗猥私謏薄特賜
甄收登王祭之樓况復歸於吾土促吳公之駕恐即
覲於神京

賀金丈除給事啓

宸章進寵夕拜陞榮增重朝廷均歡寰海某官器博
而用遠實大而聲宏雅望三朝仰止天民之先覺清
名一代凜然松柏之後凋頃從靜退之中進歷高華
之選荐持從橐入侍經帷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文武
之道識其大者深結聖神之眷擢司封駁之公歷觀
昭代之前除遠考本朝之故事凡瑣闥論思之任皆
廟堂弼亮之除民所具瞻政將焉往某久依大庇欣
覩殊榮備贊喜之恭阻趨風於幕履上得賢之頌俟
正位於阿衡

上錢通判啓

籍聲名於諸公間久仰宗工之望受約束於下執事
行居屬吏之陳夫何么麼之蹤有此遭逢之幸輒憑
尺牘祇布寸心恭惟某官育粹慶源資深學海千仞
應覽輝之瑞九磬揚間代之音文雅風流仰故家之
遺範聲猷治行爲當代之偉人雖更揚踐之多益峻
老成之望相周昌於諸侯之國寧無留滯之歎佑田
叔於在廷之臣行龍褒陞之寵某受才無取托勢最
孤少起閭閻險阻艱難已備嘗於萬狀長遊庠序欽
歎歷落爲可笑之畸人蠶益幾閱於一終鉛槧殆逾
於百戰歷三舍南宮之選僅叨桂籍之名餘五年下

里之居甫逮瓜時之戍顧以布韋之餘習而居篁楚
之後陳仕路之多艱官箴之可畏雖三釜喜及親之
近而一行憂作吏之難托一枝於深林幸有依歸之
地開萬間之廣厦更資蒙庇之私

謝洪徽州撰休寧縣學記并書啓

木鐸振文已新群聽銀鈎備法更偉遐觀凡與承學
之流實佩宣風之賜切以十室之間必有學蓋黨庠
遂序之遺凡學之立皆可書實魯頌頹宮之意苟學
之不講則德之不修而言之不文亦行之不遠惟休
寧右儒之化自頹川筮仕之初載新黌宇之卑用振

文風之陋衡湘爲進士皆以子厚爲師齊魯言春秋
悉本胡毋之說積二紀漸磨之久號一時人物之蕃
伐石冶金未有無窮之託思人愛樹空懷勿剪之心
豈期名世之賢乃假陋邦之守爰摳衣而願紀蒙泚
筆以頒成炳若丹青旣不渝於悠久寫之琬琰當有
補於將來茲蓋某官道德高古人言語妙天下聲蜚
實茂豈碌碌瑣瑣餘子之爲事信辭嚴得是是非非
聖人之意坐令窮僻寶此瑰竒奉以周旋敢急書紳
之戒更相告語庶消珥筆之風

竹洲文集卷之四

書

上蔣樞密書

十四世孫 繼良 校正重梓

某聞天下之大勢有二有紛紜未定之勢有敵國相
 持之勢紛紜未定之勢利疾戰而敵國相持之勢宜
 緩圖利疾戰而緩圖則必有養虎遺患之悔宜緩圖
 而疾戰則必有喪師自蹙之災何者紛紜之初國無
 定君君無定臣勝則鴟張敗則瓦解故於此時利疾
 戰以決一勝緩則敵國之形成割據之患

勢

夫上有君矣君有臣矣人心既附則不可以遽離形勢既固則不可以遽奪故於此時宜緩圖以待萬全之舉而欲僥倖於一戰幸而或勝必至於敗不幸而敗必至於亡古之知兵者之所深忌也自三代之衰天下之勢或離或合相為循環而其所以興敗之機未嘗不由於此秦之興也天下之勢立敵而相持故其計出於緩圖漢高祖之興也天下之勢紛紜而未定故其計出於疾戰光武知高祖所以得天下之勢故不置隴蜀於瘡痍未瘳之時本朝太祖皇帝知秦之所以取六國之謀故遺諸國於

太宗皇帝之世曹操符堅不知敵國相持之不可以疾戰故喪赤壁淝水之師以成吳晉之強唐肅代不知紛紜未定之不可以緩圖故置河北於度外以成藩鎮之禍謀人之國可不審哉恭惟 國家自

靖康以來天下之勢蓋屢變矣建炎再造之初紛紜未定之勢也紹興治定之際敵國相持之勢也粘罕兀术屢屛於再造之初而顏亮欲僥倖於治定之際虜人之計既已失矣而前日諸公之謀復不知大勢之所在蓋顏亮就戮之日中原幾於紛紜虜雖定位之後南北幾於立敵諸將當紛紜未定之時不能越

淮而發一矢暨敵國之勢已定乃欲長驅而定中原
前日之計又已失矣今日審天下之勢而定緩急之
計閣下之任也今之士大夫相與建議於朝廷之上
而游談於道路之間非和則守非守則戰夫和與守
與戰三者一時之計而非天下大計之所在也天下
大計之所在必先審天下之大勢而預定焉大計既
定則與之和焉可以驕其志戰焉可以疲其民守焉
可以乘其隙苟惟不然則和必失於苟安戰必失於
輕舉守必至於自敝苟安則有異時之患輕舉則有
目前之變自敝則無安靜之期閣下於此固已深察

而審處之矣某草茅之賤士庠序之陳人論天下之
大計以納於不測之誅惟閣下察其所言非出於因
時附會而遷就其說也

見辛給事書

某不肖無善狀獨嘗習句讀為詞章自幼至今三變
其學矣其始也蓋搜章析句比諧律呂謂之詩賦稍
長以為是俳諧之具爾不足學去而學經其學以類
聚善附會為富其文以淺切陳熟守邊幅為工若書
若詩若禮春秋皆嘗學焉以游上庠上庠之士與其
師或以為能又稍長以為是詩賦之異律耳聞古之

人有學古道爲古辭者其人曰韓柳氏其文崛竒偉麗毅嚴正雅非今世舉子之所謂文也就而學焉茲誦其言規其影響旣專亦久信二子之雄於文未可以伯仲論也又稍長以爲是雖工無以異於鄉之所謂賦與義者操履之方出處之節二子容有議焉子韓子勇於前而怯於後子柳子辱於始而悔於終蓋後之怯適足以敗前之勇終之悔不足以蓋始之辱至於前勇而後不怯始無辱而終無悔操履出處明白全粹可師可法者將棄其學而學焉未之見也伏惟閣下曩以直道忤權貴失諫官斥而不用者垂二

十年其召而復用也人意懲前日之黜或少貶以求進而閣下正色危論復以不合引去蓋韓子怯於一劔而閣下銳於再舉柳子悔於一失而閣下終無可悔有韓子之勇而無韓子之怯有柳子之黜而無柳子之辱是所謂明白全粹可仰可法而某未之見也某新安之鄙人新安之於番邾魯之邦也而其官學四方迄無趨走受約束之幸茲緣攝吏泉府平日之所仰法而未之見者將得以自竭時進於前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

不興起也而況於親炙者乎

上王丞相書

某聞之傳曰人主論一相又曰一相處乎內蓋權分則勢敵勢敵則情異堯舜三代之盛創業中興致太平之君未始不專任一相者誠懼其權分而情或異也而況於後世人才衆多孰與堯舜三代之世君臣相與又孰與堯舜三代之世甚矣一相之難立而功業之難濟也宣王之興去文武之世為未遠也當時在廷之臣其才足以任天下之重者惟仲山甫宣王之所以舉天下而聽之者亦惟仲山甫仲山甫之所

以相宣王者烝民之詩八章尚可考也蓋嘗反覆其詩至於四章言其明哲保身六章言其愛莫助之然後知仲山甫之所以相宣王者蓋甚艱且瘡也明哲保身為邦國若否言之也愛莫助之為不畏強禦言之也惟仲山甫本之以柔嘉之德出之以令儀令色而守之以小心翼翼故能君臣同德任使賢能明文武之業大復古之功後之中興者莫加焉恭惟主上接千歲之統大丞相任一相之重某小臣也不敢諛不敢誣敢為大丞相賦烝民之章而不知所以裁之也某皓首州縣所至不偶且重得罪頃自邕管佐

其終更造堂於大丞無一日之雅可以自託無一言
之善可以自見而大丞相以一見之頃引之見
上擢守邕城謂某或可以備疆吏也某以親老自言
又蒙優恩畀之祠祿大丞相之於某可謂曲成而不
遺矣然大丞相何私於某而某亦何得於大丞相其
所以區區欲進其說者非其一介之私幸也

上姚樞密書

某切嘗妄論宰相之用人當以忠信為主而以才術
為用忠信之士雖或不足於用而終歸於正才術之
人雖或可與立事而終多反覆荆國王公之取人以

才術為先故元豐之黨多小人司馬溫公之取人以
忠信為本故元祐之黨多君子二者不可得兼以元
祐之忠信為腹心而以元豐之才術為手足則天下
之事可以必成而無後患某學校之陳人州縣之冗
吏才術固非所長而忠信所可自勉恭惟某官方籠
天下之才以起太平之治如某等輩試指一煩難之
任使之自効必不肯碌碌苟升斗之祿而已

又

某聞士之求見於王公大人也非訴窮以祈哀則頌
德以求悅今某將有煙瘴萬里之役而無辭以白大

人某之窮不勝訴也而某不訴閤下位為股肱執政之臣而措國勢於安平無事之地閤下之德不勝頌也而某不頌非某之情獨與人異也使士之訴已之窮而皆哀之則亦不勝其哀也使士之頌閤下之德而皆悅之則亦不勝其悅也然則訴窮以求哀頌德以求悅不訴窮以祈哀而猶切切焉脩辭以為贊納謁以求通俯伏奔走旅進而旅退者此復何也某聞天下之事常患乎上之人不能知而下之人不能言今者天下之事天下之人徃徃皆知之而不能言上之人雖

能知之而莫有為言者此某之所以日夜念此思得雄量全德其心休休焉樂聞善言如閤下者而試一言焉乃今而後遇也某頃居間有富國彊兵策并序三篇謹以為獻

上湯丞相論餘姚海賊書

某聞官有職職有守居其官而守其職分也失其守罪也今某之官尉也捕盜其職也尉得盜不足以言功而國之常典獨優於捕盜之官所以勸也頃者越之屬邑餘姚有吳邵者家于縣之西十里一夕海盜百人掠其家鄰里皆驚走盜徐發其藏負以舟舉旗

鳴鼓道縣而東縣之人聚于江之虹橋欲擊之盜橫
槌大呼揚言欲縱火大掠縣之人不敢迫尉卒有赴
者為所傷退賊乘潮至明之勤縣散入支港失其蹤
縣具其狀上府府以聞被旨督捕甚急府遣將發卒
會諸捕盜官兵以討之郡縣洵懼某初奉符即出器
甲戒部曲凡平日所優異倚以捕盜及民能捕盜與
賊為市有宿負願自効為姦吏未發微得其情新進
有勇力未知自為謀桀黠有伎藝未得伸市井無賴
與賊為耳目者悉召之示之以其所甚恩誘之以其
所甚利使之分部四出蹤跡盜所從起與所從遁及

所與經行飲食若相為囊橐者悉蒐獮之盡得盜所
在蓋明之西有湖綿地五十餘里民數百家田其中
多盜之黨又深僻阻奧得以自固官兵常憚之不敢
深入某乃遣吏誘其徒最黠者使前諭其黨令各釋
兵散處分所得財為衣食如平人居賊果信之某乃
率吏士夜襲其巢俘二十餘人其渠黠卒十餘人引
餘黨且戰且走不能得蓋有為之耳目者躡其所往
果之盜所某親率所部赴之與之角逐三日不粒食
夜不解甲賊每急輒跳躍直前某預戒吏士遇賊決
戰輒聚為陳叢戟外向令善射者狙射之賊數失利

因夜潰失其蹤某乃選健士三十輩變衣服為農民於湖之衝若耕且漁者戒曰明旦賊當過此若遇賊急擊勿失且舉旗遠麾夜既分使人來告郡別駕解官歸尉卒當先導詰旦某乃引所將士鳴鉦西去甫一里令前行者無反顧某獨與壯士二十人止道旁舍炊方竟聞若有疾呼者使人憑高望果見其遠麾某急引而還夾擊之賊阻險以死抗某之士有先登身被重創者生擒二人而還某親解所衣馳裘衣之手傳藥蓋激厲之皆感槩大呼拔刃爭奮賊潰走乃遣人分捕之獲其渠七人其黨四十餘人某之士亦

多被創衣胄赭然及城老幼數千人遮道相勞苦蓋此賊為明之患久矣念某一介書生不習戎事又尉曹無金帛賞資之資獨以氣激吏士使盡力既而竭俸給之資以予之被賞之士至有奉之以還固與之不肯受者顧如此輩猶知氣義不計賞某之初心豈暇為賞計哉徒以督捕之嚴自知剛拙不堪上官之辱故不敢不勉爾然蒙鈞慈許以格外推賞此蓋閣下樂善愛人垂怜吏士有及於此某得資丐賞已涉僥冒之嫌有勞自列且失辭遜之義惟閣下實圖之

上張南軒書

其不才無善狀少時嘗不自揆度妄有事功之志兩任州縣皆不偶不惟不偶且速謗累以是痛自懲艾思欲自屏於僻遠無人之境藏其身於庸陋寡過之地苟寸祿以畢反哺竊便安以佚餘年則區區志願滿足無餘前此到堂只從諸公覓一廣右通判為是故也然昨到會府一拜威光曾未有尺寸之長可以自見乃蒙台慈過有推許退而自省莫知所因蓋其魁然其形而其中實無所有率爾而對而其言多不適用其於是不敢自喜而益以自媿何者人固未易知而物不可以苟合判府經畧直閣左右司先生倘

因他人過情之言或一時適然之喜取其一日之長一語之中而未知其之所短者固多不惟所短之多而其過失亦甚不惟過失之甚而罪惡之不可恕者亦且不少何謂罪惡之不可恕其少時嗜酒使氣游蕩無度則有不檢之罪為縣令時擅殺人納亡命則有不法之罪今垂老矣有親年七十而貪祿遠去則有不孝之罪何謂過失之多遇事直前不顧後患其失一也語言不謹致怨憎其失二也疾惡太甚事不干已其失三也遇人無親踈賢不肖輒輸罵肺腑其失四也至於好謀而智不逮好勇而剛不足好學

而志不堅好立事而才不稱其天資之所短者又未
可一二數如前數者有一於此自不可復用於世而
况兼是數者而有之而先生遽以為可用在某一時
脫空漫語以苟顧盼之寵則可第恐他日不能上副
所期或致誤事則於門下知人之明不能無傷欲望
台慈更詳察某之所有博訪某之所為終以為可用
而後用之無責以近効無拘以文法無間以讒慝之
口無惑於怨仇之言然後敢安神定志惟門下是用
如其不然某但當謹挈瓶之守奉有司之法享二年
之厚俸而竊半刺之安佚日押文移數紙月遣吏卒

數輩馳迫屬縣椎剝吾民之肌膚以充經總制錢之
課而坐受醲賞則某之能事畢矣而又何求焉

謝南軒薦舉書

某不才且無善狀行餘五十碌碌州縣已不復有當
世之志萬里流落之中乃蒙先生誤有薦揚又蒙朝
廷誤賜收錄某聞命感槩然富貴易得名節難全若
因此他日或見用於時決當保全名節以不負知已
之恩爾某昨蒙使司行下令某按察邊塞官吏貪冒
苟得某前此以溪洞事屬安撫都監司未嘗干預今
既有此命某其敢有所畏其敢有所愛然此風循習

竹洲文集 卷之四
已久若一繩之以法則大者可戮小者可誅欲乞容
其自今以往改過自新若復不悛置之極刑亦不足
恤

與南軒論盜賊書

昨日面奉誨飭令某條具擒制盜賊事件某初尉明
之鄆縣後宰饒之安仁皆盜賊之淵藪固嘗折肱於
此若盜之發捕之無他竒計但重其賞罰而行之以
必信無不獲者然盜已發而不獲不若未發而為之
備蓋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某在安仁時嘗倣前輩
置鼓樓之意而推廣之行之未幾盜發輒得之復遇

水旱四境之外若饒之樂平撫之金溪信之貴溪盜
賊縱橫而終無一人一騎敢越吾境而為暴者雖一
時設施容有出於法度之外然救荒之政不得不然
雖以是獲罪終不悔亦常記錄一二謹具如后

上五府乞宮觀書

某昨者蒙 恩賜對擢守邕管恭惟 主上屬意之
重在 某可謂僥倖顧雖遠惡夫復何憚某自六月蒙
放朝辭即冒暑疾驅假道過家而 某父又以 某行當
遠戍憂患成疾白髮癯然支離骨立某以煙瘴萬里
生還者稀挈之而行則不可舍之而去又不可傍違

窮途莫知所措君命至重不敢久留父子相持慟哭
不忍相舍行路之人皆為隕涕某切見朝廷用人皆
因其情之所樂而使之是以人人皆有欣欣自喜趨
事赴功之心方今南邊肅靜非有警急難辦之事人
才衆多非無可以為邕州守臣者如某么麼螻蟻之
微何足以為南邊輕重况某父年七十有七事親之
日短事君之日長若蒙 朝廷哀憐異時或有差使
雖甚遠且險人情之所畏憚而不敢往者某誓當直
前義不回顧今雖迫於君命不敢不往然某方寸亂
矣異時或不能事事以至曠敗則雖萬死不足塞責

伏望台慈哀憐特假一言之重儻得改差一在外官
觀使某父子得相保聚以畢餘年何啻肉骨生死之
賜

見洪徽州書

某聞之有所不可窺無所不可信可以為大人君子
矣蓋人必有所可畏也而後尊必有所可親也而後
大不可窺者天下之所甚畏而可信者天下之所樂
親也洞庭彭蠡之波長河大江之委其光隱然而長
其色蒼然而深雖無驚風怒濤衝陵決岸之變而望
之者神寒瞰之者心惕何者蛇龍鯢鼉之所出沒掩

抑而不可窺也至於舟楫之所通網罟之所集朝夕
於其間而無所害蓋以其所為風雨者有占而所以
為盈虛者有時故以天下之至深而為天下之大利
非澗溪之流畎澮之集可得而擬也昔者某之於閣
下誦其文知其學之至樂其名信其實之宏未知夫
所以出於用而施之於人者也子思曰道之不明也
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今天下之所謂賢者寬厚
恭謹足以有容而其過也常至於廢弛而不振幸其
明敏果決可以有為者或至於挾數害物以濟其私
凡政之所以不行行之而益重其病者莫不由此之

故也竊惟閣下未嘗習文法歷州縣而其所以處於
繁亂難治之事欺蔽隱微之際或逆其情而得其實
或詰以事而得其情或舉其端而知其所以始終之
意或不考其辭不驗以事而窮其變詐於人情不可
測度之間雖老姦巨猾文致傳會足以易事之情而
惑人之聽者皆自以為不可欺至其抑揚操縱擊搏
彈治或輕或重或予或奪無一焉不愜於人情合於
法意其為人也必剛簡而示威嚴厲而難親及觀其
容聽其言雍容和易恬愉委曲無以異於寒素之士
仁民愛物樂善好賢孜孜發於辭氣見於行事凡所

以遇其下治其民者一歸於君子長者之道孔子曰
 仁者必有勇孟子曰知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
 夫勇出於仁智行於無事此其為道所以不可窺而
 可信一時之士所以中心誠服而樂親之者也某又
 聞之天下為宰相能用人郡守刺史能得人士之賤
 獲見於宰相也難而見於郡守刺史也差若易宰相
 之貴觀也人也畧而郡守刺史之察人也蓋詳西漢
 之士由郡守刺史薦進採擢而顯者至衆也而始於
 賈生生河南人太守吳公知之後公以治平最天下
 入朝為九卿乃為上言生賢生之有聞于時吳公之

賜也某縱橫辨博眎生有媿至其躁易輕發亦所不
 敢為也近所為芻言三篇謹以為獻

答吳益深書

某與益深生同郡復同姓學同趣也益深文行之懿
 鄉之人皆知之獨某去鄉之人雖間有為某言益深
 文行之懿者未能深知之也近始蒙見顧且以長牋
 為貺某雖鄙陋然觀其容而聽其言固已肅然而知
 所敬欣然而知所慕退而伏讀所貺長牋精深馴雅
 如其為人乃知向之為某言益深文行之懿者猶蔑
 之面而已益深於此用力之至而得之深若是而猶

於其不棄焉豈以其為足以語此者其嘗聞之文之本源與其體制猶天造地設不可易也夫子之六經其道一貫而詞異施古之深於文者蓋知之矣益深用力之至則得之當益純而施之當益得其所其蓋不足以語此也其未第時常從陳阜卿先生學為舉子之文塵忝後常見尹少穉論古文二先生於古今之文蓋習矣而察者晚而後見薛士隆言王伯之畧見南軒先生論誠明之妙而志氣已衰精力已憊方且茫然自失未知所以為根本之計詩云譬彼舟流莫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益深用力益至則其

所志當益大毋若其之學終於無所歸宿焉則善

答汪楚才書

前書論學伊川者之敝非好為異以伊洛之所以異於釋老者正以其本末具舉先後有序故自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孔子亦自志學積而至耳順從心若說才有所見便易脗合想非今之學者所能非惟今之學者不能雖孔夫子亦五十而學易蓋易窮天地陰陽人情物理之變且如孟子論治始於田桑雞豚之畜瞭要理會在若一有所見便與之脗合雖孔夫子亦不能如此所說吾第

竹溪文集 卷之四
蓋生而知之自誠而明升高自下若無可疑者其自
不足以知之也未說別事且如孟子說三聖人得百
里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使儒者當之便能
做得這箇事否彼其施設固自有序步步便有實効
非如禪家之說推墮澆漾中也未說行道濟世之事
且只做一个好學者亦須博學而詳說之不可如學
佛之人窺見一班便謂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蓋吾儒
之學者知周萬物與天地相似且願吾弟自格物致
知以次正心誠意須要脩身齊家而後行之天下記
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中庸一

書不止專說理性惟以性命中和為本爾吾弟之學
既知其本矣蓋本末之理固是一貫而其事自有次
第也近來學伊洛者無如朱南康呂東萊然二公之
學正不如此不知南康曾有回書否以其所見必不
合也二公近來大段做實用事業自三代聖人制田
治兵以至制禮作樂皆窮其本末可以措而行之天
下不然伊洛之學遂流而為禪家矣禪家不一
天地須要一起真入如來地學禪者為大言以
欺世若如其法當墮拔舌地獄也幸以為戒可也平
生相與之深忘情僭言及此死罪

竹洲文集 卷之四
答汪仁仲求撰墓誌書

先丈潛德備福要得高才厚望可以取信於後世者
書之承以見諉非其人也又古今士大夫之家所立
碑誌必先有行狀然後求當世名士叙而書之埋之
墓中謂之墓誌為陵谷遷變設也既葬復以誌銘之
語掇其大略揭之墓道三品以上謂之碑餘碣若表
故必有行狀而後有墓誌有墓誌而後有墓表近世
鄉中俚俗之禮既無墓誌又非墓表只有大石一片
掩在槨口便就石上鐫刻姓系事迹或謂之墓記或
謂之墓表或謂之墓碑其名稱制度皆舛午不經取



原件短缺

P17后缺

竹洲文集
卷之四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